



余忠宣集卷五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第一甲第二名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
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厚於聖
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
者人君臨下之大本也臣謹稽天地之理驗之往古則仁
之為道夏以之為夏商以之為商周以之為周祖宗以之
而創業後聖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至難

矣恭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資有寬裕溫柔之德愛民而好士神武而不殺爰自初潛仁孝之聲固已播聞於中外今茲誕膺付託龍飛當天輕徭後薄賦歛罷土木之後恤鰥寡之民而仁厚之澤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眷祐之初人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拳以守成之大計下詢承學之臣願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策臣之言反覆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誦乎今日當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詣深有以考之於古質之於今灼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業艱難之計者不能為是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者為難保天下為

尤難臣以為人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者易安樂而勿失者難天造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以康濟小民惠鮮天下者蓋饋屢輟而寢屢興此其勢之易然者也天下既定方內無事兵革不動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者聲相聞於朝歌太平者足相躡於道雖以創業之君尚不免於不終之漸况其後世乎蓋治平則志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度之心滋氣驕則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勤苦為何如哉甚者至以其祖宗為昔之人無聞知見其先世勤儉之

迹則田舍翁得此亦足矣此亦世之有必然者也陛下以保天下為難此臣所以踴躍忻忭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以承宗廟可以奉六親可以育群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稽首而為天下賀頌陛下永永無忘此言也臣又讀聖策曰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稱聖賢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啓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賢聖之君之衆莫若殷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不得比之三代善繼承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為惟思祖宗得天下之難者則於保天下斯無難啓太丁太甲太戊

祖乙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保之者也桀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則明言烈祖之成德周公召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諄諄於文王之典武王之大烈蓋知其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道矣夫祖宗得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仁之難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是之難得者宜哉臣又讀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太祖皇帝肇啓土宇建帝

號又七十餘年世祖皇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
艱哉願予冲人賴天地祖宗之靈紹膺嫡統繼承之重實
在朕躬夙夜兢兢未獲其道臣以為陛下此言可謂深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又詔定西下懷高
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不待賤臣之
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則陛下之所當知
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皇帝
起朔漠而膺帝圖世祖皇帝揮天戈以一海內不恃強大
而其仁義之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寬大之德
自足以結人心至於渡江臨鄂與建元之詔觀之則我國

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命帥臣而革
命之日市肆有不閉以大易之元建國號而中統之紹天
下所歸心太祖既以七十餘年而平一之世祖皇帝又以
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
陛下吾祖宗所以得天下之道是即陛下保天下之道也
然曰未云獲者是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
為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求格之所以敬承
六七君之所以稱賢聖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
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繇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
孰先孰後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

心以對母有所隱臣以為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先世之仁而已矣而今日陛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啓之所以敬承者此也啓往祝征仇餉者湯之仁太甲以之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祇懼武丁以之嘉靖殷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鞠人謀人之保居此所以稱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陳餒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亂成王特制禮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特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之決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愧

然高帝之寬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景帝之遵用成業實卓然為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臣則以為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者也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也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於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洽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不能以自

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道也陛下有顏
淵明睿之資可以致脩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
愛民之澤不宜徂於近功安於卑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
臣願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而深究之體之於身揆
之於事求其何者為欲何者為理知其為欲而必克之知
其為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日而克之
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脩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
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大臣延問故老深加咨訪某事
為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某事為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
某害未去某利未興某賢未用某物失所敏以求之信以

達之時省而速行之委任責成而程督之使天下疲瘵殘
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而無有一物之不遂其生則
民物安阜而人莫能禦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
聖賢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答上天王成陛下之心
生民靳望陛下之意先帝慈皇付託陛下之深計而我國
家特萬時億之統可以傳之永世而無疆矣詩云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古人有言曰愛民者必有天報陛下誠如臣
之所期則申命之休將如日之昇如月之恒矣伏願陛下
少開天日之光得賜鑒察則臣不勝大幸祇冒天威臨書
不勝戰慄之至

書

上賀丞相書

闕以微才叨蒙東拔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為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切欲奔走左右以效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時事親日短烏鳥情切急急謀歸而閣下眷顧之恩筆舌莫既南至金華不勝依戀因念下之報上不
限遠邇苟有尺寸之功即事左右之道撫問彫瘵屏除姦
貪所按郡縣粗見條理特以上無知己即懼謗議老親衰
病旋棄諸孤氣氣廬次又遭倣擾墨衰從役辛苦萬狀嘗
切痛恨以為當賢者擯棄之時乃有天步艱難之事仰天

號痛譬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
斃而已仰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閣下為時一出董師淮
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第為日已久此聞旌節已渡
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秉
德迎迓馬首事上常禮僭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
用呈上盜賊之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脩築去
年饑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
有錢糧不能成功倘朝廷饋餉有餘乞撥糧數萬石鈔五
七萬定或者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內之地可以澄清外
有區區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

難混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太半仰之非砂磧不毛
郡縣之所比也今日不幸半淪於盜切計以為江南不定
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
宰相不能獨富貴伏愿廣忠集思勉圖大業以作穆穆迓
衡而用兵之道所以驅人赴陽蹈火無賞無罰决難集事
仰瞻光範多所欲言粗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伏望垂
鑒

上賀丞相書

前聞六纛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迓想徹崇嚴比日
朔氣應祥雪瑞屢至伏計天啟所振遠邇畏懷神介動履

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借庇粗守今歲賊人三次見攻皆已
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為殘破止存懷寧潛山兩縣百
姓賊勢熒熒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
僅能城守不敢抽撤若此二縣民寨不守孤城亦危孤城
倘危則淮西之地盡為盜有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謂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奉救鬪者不搏擊批穴擣虛形格勢
禁即自為解今南方之賊以蘄黃為之首往時朝廷太不
花平章攻其北卜顏不花攻其西卜顏帖木兒平章蠻子
海牙中丞攻其東賊勢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卜顏不花軍
入安豐蠻子海牙軍入格溪救廬州而太不花平章亦還

河南往夏止存卜顏帖木兒孤軍駐劄蘭溪以致盜勢復振武昌隨陷沿江諸城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亦由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至黃州以孤軍而討群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為卜顏帖木兒蠻子海牙二校軍馬先係蘄黃收捕軍數正在大人節制之內今二軍收捕江東江東為尋常蘄黃乃心腹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銳者如王達中萬戶胡伯顏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而西餘軍留取江東如此則不惟可以救援安慶蘄黃勢分似亦易破南賊自平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若二軍或不用抽撤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西之地止有此城急

調精銳三五千人量與錢糧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盜亦策之善也自非窘迫不敢僭易干瀆伏冀垂察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第皆至廣陵道阻而還近承台劄伏審六纛已至耿山降附踵至室家相慶以為有穆穆迂衡之望其為欣慰何可云喻茲遣懷寧縣遠魯花赤亦速甫齎狀前詣轅門呈報兼有管見上塵台聽切以為淮南之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擒必先擒其首餘當自定今廬州安豐別無官軍似難下手惟

蘄黃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蘄黃僞官吳右丞授
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來云白水包
家窩義丁攻蘄水甚急白水諸寨萬戶陳漢所部也西兵
既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進寇必難支所索王建中胡
伯顏等正係節制之內軍馬今宣城已降姑孰猶疥癬即
目又有阿魯灰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
宿松蘄黃之寇東西受敵決然可定蘄黃既定可以合兵
東定廬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糧建中伯顏等
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平之望萬若或無
人可委江西省完者帖木郎中亦可統率謬計如此不如

尊意以為何如此此外又有私請守城之急錢糧功賞二者
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破安慶以蕞爾孤城如寸草以
當疾風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某誠不佞斯亦人
所難能也今倉廩匱乏錢糧不充所上戰功又以朝廷隔
遠不得准報今幸閣下照臨其地若麾下錢糧有餘曲為
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皆出衆論不敢置纖毫私意於
其間早與淮除廢易以使人也兼以菲儀就用塵瀆此部
吏事大府之常切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末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罷民俱慶如

早得兩嘗遣懷寧縣達魯花赤奉微禮祇迓迤聞復有台
衡之命此雖一方暫失怙恃當此多艱而得元老大賢幹
旋元化天下之難其可濟乎某受知公門為日已久軍中
之事不能悉陳粗言其略以復上執事皆知盜亦易定特
以委任失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襄大振所謂委
任失宜者夫將之用兵自有其才譬秋之於奕非學可至
如近來科目有文有武兼是二者一代幾人而比日將兵
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如赴湯蹈火市井貧賤
未得富貴者或肯捐身為之大臣富貴已極夫復何望又
謫官者心志俱喪豈能有為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

効甚至用賊用賊之弊尤為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
窺朝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薄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一
賊未滅一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噬臍有不可
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少而善戰之士多
田野市井之子故某於此事不盡責世襲軍官而多用田
野市井之子往往得其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
官無官惟擇能者用之而以廉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
將得其人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
不知而上之賞罰與外議絕不相似頗聞慶刑之典多出
愛憎或左右便嬖為之營幹以近軍所賞聞見者而言如

蘭溪之功卜顏帖木兒平章為最蠻子海牙中丞特因之
成事者耳而朝廷頒賞中丞居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
官者數百人而平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下之爭
耳如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
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
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
為賊夫用兵之道紀律為先故衛亭之戰武侯不得不誅
馬謖智高未破狄青不得不誅陳曙此觀諸將略無忌憚
擁兵不戰誰與相督寇至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
賞之遷官增秩之功無異故賊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

如拔山某之守此智勇俱乏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奉
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陷小邑獨存朝廷苟於諸
部悉以廉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下亦不難定矣夫
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
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為
明智而言計亦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
之才特此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為守而難與為亂然
亦戰守五年大小咸弊邇日江南郡縣皆破此邦獨完如
洪爐片雪大可凜凜者也謹遣奏差丁正前詣台階白事
諸所請求具於別幅伏望鈞慈曲為准報豈特門下之士

賴之孤城得安江淮有可
之日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
上陳以聞伏冀照察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別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
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為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迺
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仕
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
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爾完固大類紅
爐片雪實為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
命脉未絕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之救則首尾衝決江南大
難定也茲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
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亦破城邑孰
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別幅上陳不
善為斷使還賜教以臣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與月可察爾平章書

自旌麾致討高沙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得
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弭驛置頗通謹遣山長秦宗德
千戶也先帖木爾持微禮謁轅門獻歲發春伏惟履茲新
正即清氛禳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叔良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詠尤慰下懷乾坤卦
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戲箴此真玩齋矣多事
以來不特僕輩受此荼苦聞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
際當得優游矣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
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住為好紀千戶輩如京師軍中諸事
左轄公話次得贊助一言早賜准報為荷僕至軍時賊勢
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浸平惡况百出
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似未即得歸
矣柰何柰何自牧聞除禮部向有一書見寄手病不能裁
答彥中惜未嘗一見歎羨歎羨並煩致意何時聚晤話此
苦辛未見自愛不既

與曾舜功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仍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
屢登深為可喜徐鄒之寇僕久與之比鄰無長不足畏况
於已衰而逃者也下眡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
朝升糴糧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為好有便時時惠
教雖相遠即同見也餘惟自重不具叔良佳否煩道致意
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區南行又辱盛饒尤其感刺

也鄉暑伏想文苑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良慰友人趙子
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所
昧當價增十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謙諸
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為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彥昂書

闕記事奉復彥昂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
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葛布銅香模壁魯
紙諸貺感佩感佩所聞京兆公還朝斬黃官軍捷音可喜
區區孤城無援糧乏兵虛願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
銘率爾呈醜軍務輻輳殊無清况幸剛削之

余忠宣集卷五

余忠宣集卷六

雜著

題宋碩主簿論朋黨書後

先王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人人得而言之召康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瞽獻書百工課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上無不有以全知而慎脩之而至於無敗蓋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而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者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故不

忠宣文集卷之六
憂天下者是不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不以言與雖言之而不用其情甚者至以為俗雖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不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亡如秦季世蓋可監已而世主終不以為戒何哉三代而下若宋之一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則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日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體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諸生與凡常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益探鼎鑊冒刀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脩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雖先王之世人心之微亦何以過此也予昔與圭齋諸先輩脩宋史嘗愛德祐時有蕭規者前論了大全黔面貶嶺南既赦還又與京學生葉李論賈似道又再貶似道罷陳宜中當國得詔還學猶伏闕論事奇氣灑灑如平時宋亡我世祖皇帝追大臣物色當時言者得葉李用以為執政而規獨不見蓋當時率諸生論賈者規也李特因以成事者耳惟李應時掩以為名而規遂不見知於世歟於是時

規已老死或伏溺而不出耶予屢欲傳其人於史以不能
詳而止至今惜之永嘉顧仲明謁選來京師示余以今大
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論
慷慨而激烈時秦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罹
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
之燬者故為之書達公昔予局之監也其為之書亦必重
歎於斯焉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襍
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蒯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
書以足之如先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暉莫模倣
先秦文章多能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辯之知予言為不妄
也

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獎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况
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為忠
厚先生而子泌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
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媚疾者聞
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題涂賴詩集後

忠宣文集卷六
徐君叔良來京師與予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
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
步驟平淡間適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來何可量耶
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
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且晚余將有越中之行與叔良
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殊難為情獨此充不欲舍吾叔
良也叔良勉旃他日聞大江之南有謝宣城者必吾叔良
也此亦足以名世豈待區區外物哉

御書贊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贊曰星
德淵靚泊如大虛海上浴日惟書為娛穆穆玄雲垂若脂
素神馬登河驚鳶游霧臣順露賜今益造玄雲漢在上胡
不寶焉

潛嶽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嶽潛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
吏食君祿以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災患無非事者
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
吏日夜孜孜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
來田禾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之所能為而
神之責也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

也昔者凶盜燔爾宮廟竭爾案盛而吾民紆忠迪義以殄
滅之而神乃禍民而弗禍盜所謂福善禍淫者安在吏或
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灾於民而弗降灾於吏所謂聰明
正直者安在夫群神雖舉各有攸職能與雲致雨者惟山
川之神耳爾神受命作嶽司命之寄在東北西三神之上
又吾同安封內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爾而奚歸今白露
將近雖雨無及茲與神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民
脩爾宮廟奉爾祭祀不然將與民圖變置汝其無悔

勉勵葉縣尹手批

名伯顏

告青田縣尹葉承事聖天子憂憫黎元而承宣者不能道

揚德意反以厲民君蒞邑之初即有政平訟理之譽若漢
黃霸魯恭皆可師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尚宜益
脩美政以追配於前人固不偉歟公堂酒二尊專人奉勞

四海祝文

維允為澤奠位宅西翕輪陰彙蕩泊金天我有駿命肇域
茲筮祀事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媪靈旁魄合德於天食於汾睢為古方澤有嚴母事殷薦
齋明斲我亟生永沐光化

西嶽祝文

忠宣文集卷八
節彼靈嶽荒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興雲祈祈嘉祉
耿耿以報以靈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水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罔有弗至粹廟伊嘉况載
薦嘗閔茲虞人以翕暴橫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寔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二壤稔稔允殖飛潛
資養我報以祀神哉昭享

中鎮祝文

岩岩大嶽為望於真宣德稟神作鎮中土唯中是建四方

之極神祐我民列嶽所眡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崇鎮奠我
岐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薦

湖廣省正旦賀表

二儀啓曆申逢首祚之期四海登圖誕際朝元之會普天
均慶庶物皆春中賀運撫休嘉功深對育與民同始領解
網之寬條屬吏在延布畫衣之新憲光輝綽典益固皇基
臣等猥以凡庸叨陪亮采身江湖而心魏闕遙陳晉錫之
詞內君子而外小人願介泰來之祉

正旦賀箋

伏以青陽煥景不陳元會之儀彤史表年申告履端之慶
和薰率二喜洽岩宸合德無疆徽音有腹六宮進御人誣
樛木之恩九廟承嘗時謹采繁之事茂臨蒼律益介鴻禧
臣等遠任旬宣阻趨朝覲椒盤獻頌仰瞻玄武之光桂殿
迎春早應高禱之瑞

聖等賀表

伏以革渚效祥光臨首夏大廷行慶忻對上儀凡四表之
尊親同一心而舞蹈功超振古仁洽含生竭智附賢特
重銓衡之選輕徭薄賦屢頒綸綍之恩德與氣游壽宜川
至臣等旬宣江漢企望蓬萊承露絲囊以獻無疆之頌齊
天寶命頤符有道之長

書合魯易之作潁川老翁詩後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
鬻爵以振之江淮富民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
稱是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懼此大困田萊盡荒蒿藜
沒人狐兔之跡滿道時予為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
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之
詩追憶往事為之測然

濟川字說

濟川者熙寧張子瑞之號也子瑞世以活人為功聞於時其艱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來歸袖卷求子字并說子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尚已而言曰濟川者司命之謂也惟命弗罹於險弗嬰於疾界終其天者為正嬰於疾罹於險迺戕其生為夭夭也者靡有司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名孜孜於利蛟龍鼉鼉之洲風濤險濬之所阻車馬限往來罔知禍厲者唯病大涉情蕩於中氣戾於外膏肓蠱瘵之府疲癯殘疾之基賊脉理伐壽齡罔重攝養者唯病夫身此醫藥之利於人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雖然臣君正國燮陰

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余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子瑞之志也此其所以為號也此濟川字之說也

贊晦

父前子後大帶長裾人仰其名家誦其書盛哉若人是謂用譽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唯心訣後

永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見西菴遂公明教臺得是編即以衣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

其後心者萬化之原也迷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亡則亂易
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
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歲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
民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及復
入身来自能尋向上去此又永明著書立言之心也元統
甲戌五月謹題

題黃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除闕奉旨出守安慶時邊警事嚴日尋
干戈憫憫無須臾得攄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谿吳級以書
抵轅門請題其母黃氏貞節集併錄其所撰祭夫文及訓

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凜凜令人增氣槩所恨
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容諸先輩翰墨之後思發其
幽潛乎然闕也方以忠君為務而級也拳拳以孝母為念
聲相應而氣相求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
觀黃氏年十九嬪於吳曾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
衣弊屣身操井臼賣簪珥以養舅姑之喪日訓二子以學
夜分乃寐男長以室女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毫愧
悚淑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世矣若
古之衛共姜曹大家班班經史者不是過也其同郡翰林
吳公奎章虞公皆有叙述同里危素叙其詩曰世之人不

能天其天而有愧於黃氏者多矣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
基朔土乾端坤倪靡不臣服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
登三邁五超越乎漢唐矣胡何自兵興以來州縣披靡能
卓然以正道自立者僅不一二見其餘賣降恐後不啻犬
豕昂昂丈夫真無女婦之識良可悲哉且天下有可為之
機而無敢為之士民情有向善之意而無激善之才遂使
淳良化為梟惡骨肉轉為仇讐叛潰奔離益相戕賊聞黃
氏操行如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辜矣此
予讀黃氏詩文益有感焉宜夫德人鉅卿咏贊不已感朝
所以旌其門復其家昭名於史冊者豈偶然哉予又聞黃
氏之子級以一介貧賤奮不顧身集鄉丁禦強暴里閭得
全非其母訓之素能若是耶是皆可書淮南行省叅政西
夏余闕識

染習寓語為蘇友作

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
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結交警語

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天色之媚目有清香之襲人小人
相親如桃將春有天色之媚目無幽香之襲人

余忠宣集卷六

跋忠宣文集後

元季死節之臣若余忠宣公其最章徹者也舊有文集若干卷刻于安慶以公死安慶故紀勒獨詳廬陽為公故鄉雖代隆俎豆而是集失傳久矣夫浩然之氣大虛無形天地之根也其在於人即其所粹然與禽獸異者蔚而為文章可

以鳴金石抗而為節義可以干霜日清
夷則垂紳雍穆板蕩則靖獻匪躬其極
一也公之直節大義與日月爭光其文
足以澤道德繫世教視曳玉叢貝燭火
同盡模狀風雲雕刻綺麗者不啻涇渭
黑白豈計廬之傳不傳耶余獨病其文
獻無徵不足以示邦之子弟因命合肥
洪教諭大濱校而梓之庶幾得以誦讀
而興起焉昔魏徵願為良臣無為忠臣
學者生昇平之世誦法孔孟苟能知所
有事省求剛大激昂青雲康濟熙皞斯
固求仁得仁善養浩然公之充塞天地
之學而刻者之意也

嘉靖三十三年季冬朔日豐城雷達識

刻余忠宣公文集後跋

嘉靖癸丑秋盜起河南陳潁間進逼睢
陽地連廬州唇齒相搖太守省吾雷公
簡兵緝民指畫調度咸有方畧盜知有
備竟不敢犯廬還走河南會

大司空默泉吳公督撫淮南出師擊敗
之遂以無事方賊熾時謨為廬推官與

貳守同年李兄乾齋共選武卒較民兵
為城守計公手書勉勞之曰斯同心共
濟時也賊既平公語謨曰昔宸濠犯安
慶不克巡撫李公謂忠宣公默相有力
焉公合肥產也以死守安慶事在二百
年前其遺忠餘烈猶不忘於安慶之民
况合肥哉方賊震動兩河以搖江北勢

若風雨之驟至廬以孤城奪賊氣而卒
殲之此非偶然者予與若輩何可忘忠
宣公且忠宣遺文實在安慶而合肥獨
無茲典曠缺非所以示郡之人士而教
忠義於無窮盍梓之未幾予別去之京
師明年甲寅予有母憂而公千里遣人
告以刻成又明年乙卯乃敢述公所以

刻斯集之意以報公云公心事如青天
白日其恩澤在廬之民最深且久屹然
為江淮保障天下有大事可屬托公匪
徒無愧於忠宣後之覽者不愧於公刻
斯文之意則於世道臣道抑亦有補焉
耳矣

廬陵蒙山人陳



